往　事　如　烟

陈筱卿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Patrick Modiano:

Quartier Perdu

根据法国 folio **丛书本译出**

我走下飞机，周围传来的尽是说法语的声音，觉得别扭，心儿也就微微地揪着。在海关等待检验的时候，我凝视着从现在起就属于我的这本护照——浅绿色的，饰有两只金狮徽，是我寄居国的徽记。我立刻想起那本海蓝色的硬皮护照，那是我十四岁时，法兰西共和国发给我的护照。

我告诉出租车司机旅馆地址；我担心他会同我絮叨，因为我已失去以我的母语交谈的习惯了。但一路上，司机一直默不作声。

车子从尚培雷门驶入巴黎。这是个星斯天的午后 2 点。夏日炎炎，大街上人迹寥寥。我在纳闷，是不是在穿越一座惨遭轰炸、百姓逃遁的幽灵般的城市。或许建筑物背后就藏着断垣残壁？出租车仿佛熄了火，在玛莱尔伯大街下坡道上，空档滑行，越冲越快。

我下榻的旅馆，房间窗户朝向卡斯蒂格利奥纳街。天色尚早，但餐厅墙上的枝形壁灯却已点亮，光线强烈。我的邻桌坐着一对美国夫妇：妻子满头金发，戴着一副墨镜；丈夫穿着一件裹紧腰身的苏格兰无尾常礼服，抽着雪茄，汗顺着太阳穴在往下滴。我也很热。领班用英语在招呼我，我也就用英语回答他。瞧他那副特别关照的神态，我明白他是错把我当成一位美国人了。

外面，夜幕已经降临。一个闷热的夜晚，没有一丝儿风。我走在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的拱廊下，碰上一些美国或日本游客。有好几辆旅游轿车停在杜伊勒利花园的栅栏前，有一个身穿服务员制服的金发男子，手握扩音喇叭，站在其中一辆车的踏板上。他说话很快，声音挺大，说的是一种带有喉音

的语言，说完放声大笑，仿佛马在嘶叫。他自己关上车门，在司机旁边坐下。车向协和广场方向驶去。这是一辆蓝色轿车，车身上用红字写着：安特卫普大旅行社。

稍远处，金字塔广场上，也停有一些大轿车。一伙年轻人，斜挎着淡灰褐色帆布包，在圣女贞德塑像下躺卧着，分食着长条面包，把一瓶可口可乐倒进一只只硬纸杯里喝着。当我走过时，其中有一人用德语向我打听点什么。因为我不懂德语，只好耸耸肩，表示爱莫能助。

我走到依傍杜伊勒利花园、延至皇家桥的那条林荫道。车站上停着一辆警车，车灯熄灭。警察把一个身着皮特·潘式服装的人推搡到车里。一些比较年轻的男子，一个个都留着短发，蓄着小胡子，在甬道上和水池周围穿来穿去，表情呆滞，面无血色。是啊，光顾这些地方的仍旧是如二十年前一样的那些人，然而，左面，骑兵竞技场的凯旋门那边，黄杨树林后面的那个公共小便处已不复存在。我走到杜伊勒利滨河街，但没敢穿过塞纳河，到我度过童年的左岸去独自溜达。

我久久地呆在人行道边，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看着红绿灯交替闪现，看着河对岸废弃的黑乎乎的奥尔赛火车站。在我往回走的时刻，里沃利街的拱廊下已经空无一人。我还从未见过巴黎这么炎热的夜晚，这更增加了我在这座幽灵般的城市中所感到的不实之感。假使这个幽灵就是我呢？我在寻找能够抓得着的什么东西。金字塔广场上从前的那家有护壁墙的化妆品商店，现在成了一家旅行社。圣·詹姆斯旅馆和阿尔巴尼旅馆的大门和前厅都已改建，但除此而外，其它的都原样没变。一点儿都没变。我徒劳地这么念叨着，我感到在这座城市里漂泊无着。它不再是我生活过的那座城市，当我走近它时，它对我关上了城门，宛如卡斯蒂格利奥纳街上的栅栏玻璃橱窗，我曾在窗前驻足，但却看不清玻璃窗上映出的我的身影。

有几辆出租车空着，我想叫上一辆，在巴黎好好兜兜风，寻访所有熟悉的地方。但我突然担心起来，仿佛一个久病初愈的人不敢一下子劳累过度。

旅馆接待员用英语招呼我。这一次，我用法语回答他的问候，他显得很惊讶。他把钥匙和一个天蓝色信封递给了我。

“是电话留言，先生……”

我拉开丝绒窗帘，推开落地窗的两扇门。室外比室内还要热。站在凉台上，俯视下方，可以看见左边的没于黑暗之中的旺多姆广场和更远处的卡普辛纳大街的灯光。不时地有一辆出租车停下，车门的开关声和意大利语或英语对话的只言片语直传到我的耳朵里来。我又想出去随意溜达一番。此时此刻，有人头一次来到巴黎，既激动又好奇，想到街头巷尾广场路旁走走逛逛，可今晚，对我来说，这些地方仿佛死了一样。

我拆开有电话留言的信封。田附横在我出去时给旅馆打过电话，说如果我想见他，他明天一整天都呆在马伊奥门的协和一拉法耶特旅店等我。

他约我吃晚饭，时间定得很晚，我很高兴，因为一想到太阳底下踯躅巴黎街头，我就发怵。傍晚时分，我到街上走了走，一直躲在拱廊的阴凉下。走到里沃利街，我进了一家英文书店，在“侦探小说”架上，我发现了一本我写的书。这么说，在巴黎可以买到安布罗斯·吉斯的《贾维斯》系列小说。书的护封上的作者照片很暗，我心想，在法国这儿曾碰到过我的那些人永远不会知道安布罗斯·吉斯就是本人。

我以把安布罗斯·吉斯撇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心情翻阅着这部小说。我二十年的生活一下子被抹掉了。安布罗斯·吉斯不复存在。我又回到二十年前，在灰尘和热浪之中煎熬。

回到旅馆的当儿，我的心里一阵紧缩：人们是永远不会从头开始的。还有谁能为我往昔的岁月作证？为那个在巴黎街头游荡、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的年轻人作证？有谁还能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这位身穿浅褐色帆布外套的英国作家——安布罗斯·吉斯、《贾维斯探案集》的作者——身上找到那个年轻人的影子。我上楼回到房间，拉上窗帘，横躺在床上，浏览我外出时侍者从门下塞进来的报纸。我已很久不读法文报纸了，所以心里又一阵不安，有点儿晕眩，仿佛长久地失去记忆之后突然又回忆起自己的一些踪迹。我的目光偶然落到某页下方、第二天参观和讲座一栏：

埃菲尔铁塔；时间：15 点正；集合地点：铁塔北口。

圣·热内维埃夫山洞穴探奇；时间：15 点正；集合地点：勒莫瓦纳红衣主教地铁站。

蒙马特尔访古；时间：15 点正；集合地点：拉马克——高兰古地铁站。

帕西陵墓；时间：14 点正；集合地点：保尔—杜梅大街和特罗卡代罗广场拐角。

老沃吉拉花园；时间：14 点 30 分；集合地点：沃吉拉地铁站。

北沼泽的宅第；时间：14 点 30 分；集合地点：朗布托地铁站口。

乌尔克运河揽胜（拉维耶特吊桥和卢瓦尔滨河街货栈）；时间：15 点正；集合地点：克里美街拐角，卢瓦尔河滨河街。

欧特伊宅第和花园；时间：15 点正；集合地点：米开朗琪罗—欧特伊地铁站。

整个参观过程：1 小时 45 分。

明天，假如在这个炎热的巴黎我感到十分孤独的话，我总有办法去上述的一个地方散散心。可现在该去会田附横了。天色已晚。出租车沿香榭丽舍大街而上。我本该徒步前往，混杂在漫步的人群之中，走进伟军大街的“体育咖啡馆”，悠然自得地听着赛马房的小厮和机修工们闲聊。我本可渐渐

地重新接近巴黎。可这又有何用？今后，我必须把它视为一座普普通通的外国城市。我之所以来到这儿，唯一的原因是应一位日本人之约。不管怎么说，在出租车驶入古维翁—圣西尔大街的时候，我立即发现“体育咖啡馆”已不复存在。那地方已盖起了一座淡蓝色玻璃钢大厦。

我走进“协和宾馆”接待处，打听田附横先生。服务员告诉我他在十八层的“餐厅”等我。电梯无声地上升。我来到铺着桔黄色机制割绒地毯的一个大厅。钢皮墙壁上写着几个大金字：弗拉米尼奥皮扎饼全景饭店，并用箭头指示所在方位。看不见的扬声器里传来一种机场乐曲。身穿紫红色上装的侍者向我指了指顶里边靠窗洞的一张桌子。

我来到一位身着灰色西服的高贵日本人面前。他站起来，向我鞠躬致意。他不时地叼上烟嘴，含笑地看着我。我心里嘀咕，不知他是在嘲笑我还是表示友好。机场乐曲低回婉转。

“您就是田附横先生吧？”我问他说。

“见到您很高兴，吉斯先生。”

侍者送来菜单；田附横用纯正的法语点了菜：

“两份弗拉米尼奥色拉，两份西西里皮扎饼，再来一瓶西昂蒂葡萄酒。弗拉米尼奥色拉味道好极了，是吧？”

然后，他转向我说：

“您相信我没错……这是巴黎最好的一家皮扎饼店……我吃腻了法式菜……我想换换口味……您一定更喜欢去法国餐厅吧？”

“无所谓。”

“是的……我不对……我该带您上法国饭店……您也许不习惯法式菜肴……”

他说最后这句话时，口气高傲，有气无力，仿佛在对一个他该领其观赏“夜巴黎”的俗不可耐的旅游者说话似的。

“您放心，老伙计！我非常喜欢皮扎饼，”我突然用法

语对他说[1]，而且我发觉，都这么多年了，我的家乡——比扬古——布洛涅——口音未变。

烟嘴从他手中掉落，通红的烟头眼看要烧着台布，可他并没发觉，因为他被我说的法语惊呆了。

“拿着，老伙计，别烧着台布，”我把烟嘴递给他说。

这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丝不安。

“您……您的法语说得非常好……”

“您也一样……”

我友爱地对他莞尔一笑。他似乎很得意，神情渐渐放松。

“我在法国一家通讯社干过五年，”他对我说。“您呢？”

“啊，我么……”

我没答上来；他也没追问我。侍者送来两份弗拉米奥色拉。

“您喜欢吃这个吗？”[2]

“非常喜欢。我希望我们继续用法语交谈。”

“悉听尊便。”

看起来，我法语说得这么好使他挺狼狈。

“您约我到巴黎来碰头真是个好主意，”我对他说。

“没给您带来太多麻烦吧？”

“一点儿也没有。”

“我们出版社经常派我来巴黎。我们翻译很多法文书。”

“能同您说法语，得谢谢您。”

他趋身向前，轻声地对我说：

“啊，吉斯先生，不必客气……法语是那么美好的语言……”

乐声停止。饭店门口的一张大桌子周围，站着一圈日本人，举着香槟酒杯不停地在祝酒。一个个戴着眼镜，身材粗

---

[1] 在这之前，两人一直在用英语对话。

[2] 此处为英语。

壮，留着平头，好像与田附横并非同种同宗。

“日本人特别喜欢巴黎，”他一边在烟灰缸边沿磕烟灰，一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告诉您吧，吉斯先生，我在这儿生活的时候，曾经同一位漂亮的巴黎女子结了婚。她当时开着一家美发厅……不幸的是，我得回日本的时候，她不愿意随我一起回去……从此，我就没再见到过她。她仍旧在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中的某一个地方……”

他勾着头，通过窗洞看着我俩几乎俯临其整个右岸的巴黎：在我们近旁，用三角架支着一个望远镜，与所有旅游点的那种一模一样，只是无须塞硬币。田附横眼睛贴着，左右地转动着望远镜，时而一点点地移动，时而久久地紧盯着某一处。他在寻找什么？找他妻子？我可无需这玩意儿。只要确定一处方位，譬如埃菲尔铁塔、圣心寺或塞纳河，那些熟悉的街道和街面便叠印在我的脑海里。

“您看吧，吉斯先生……”

他把望远镜支架推向我。我也把眼睛贴了上去。我还从未用过这么高倍数的望远镜哩。我久久地盯着培莱尔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露天座上的所有顾客的脑袋都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甚至还看见守候在人行道边的一条狗的侧影。我久久地把镜头向瓦格兰大街深处移去。也许我能找见我曾住过的特洛瓦荣街的那家旅馆带绿廊的屋顶。可是没能如愿。从特尔纳广场直到星形广场的那段瓦格兰大街，灯火辉煌，以致周围全都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有了这架望远镜，可以把巴黎看个够。是吧，吉斯先生？”

餐厅里已经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我推开望远镜，透过窗洞凝视巴黎。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是那么的遥远，仿佛是从天文望远镜里观测的一个星球。下面，灯火通明，喧嚣嘈杂，炎夏暑热；而这儿，冷气很足，我的牙齿都在打颤，而且灯光若明若暗，除了田附横的烟嘴磕碰烟灰缸的声响而外，几乎寂寥静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飞临巴黎上空……”

田附横在学客机服务员的腔调，但脸上却是一副悲愁的表情，令我吃惊。

“现在，我们得谈谈生意上的事了，吉斯先生……”

他从放在扶手椅脚边的一只皮包里取出好几页纸来。

“这是您得签的合同……日文本和英文本各一份……内容您都知道了……您闭着眼睛签就是了……”

合同分三项内容：购买《贾维斯》的版权，改编成照片小说集和电视剧集，再就是根据《贾维斯》的某些内容制作各种玩具、服装和小道具，专供东京“君平”各无二价的超级市场销售。

“老实说，吉斯先生，我弄不太明白，我的日本同胞为什么这么迷恋您的书……”

“我也不明白。”

他把一支白金金笔递到我手里。我在每页纸上签了字。然后，他递给我印着粉红色哥特字体的一张淡蓝色支票。

“给您，”他对我说。根据这三项合同，我可以预支八千英镑稿酬。

我漫不经心地把支票一折为二；他把合同塞进皮包，哗地一声把拉链拉上。

“全解决了，吉斯先生……您满意吗？”

“我想，您认为我写的不是文学作品吧？”

“不是文学，吉斯先生。是别的东西。”

“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真的？”

“当我二十年前开始写作《贾维斯》系列的时候，谈不上搞什么文学不文学的，只不过是写点儿什么而已。时间很紧。”

“这没什么丢人的，吉斯先生。您在步彼得·切尼[1]和伊恩·弗莱明[2]的后尘。”

他递给我一只镶嵌钻石锁鼻儿的金烟盒。

“不，谢谢，自打开始写作之后，我就不抽烟了。”

“您的法语怎么说得这么好？”

“我生在法国，一直呆到二十岁，后来，就离开了法国，开始用英文写作。”

“您用英文写作不觉得困难吗？”

“不。我英语挺好。家母是英国人。她早就移居巴黎。她在许多杂耍歌舞剧场当过舞女。”

“令堂当过……舞女？”

“是的。她甚至曾是巴黎最漂亮的舞女之一。”

他凝视着我，目光中满含不安和怜悯。

“我很高兴您能约我在故乡见面，”我对他说。

“我要是把合同和支票寄到伦敦就简单得多了……”

“不，不……我早就得找个借口来巴黎了……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过巴黎了……”

“那您为了什么离开法国的呢？”

我在寻找一句格言、一句套话，以便岔开他的问题。

“生活一环套着一环……时不时地，人们重又回到‘起始’的那一环中。自从来到巴黎，我就觉得安布罗斯·吉斯已不复存在了。”

“您在巴黎还有什么亲人吗？”

“没亲人了。”

田附横迟疑片刻，仿佛害怕说出一句冒失的话来。

---

[1] 英国作家（1896—1951），擅长侦探小说，文字激烈，行话较多。

[2] 英国间谍小说家（1908—1964），其作品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即007，已家喻户晓。

“这么说，您是想旧地重游？……”

他说这句话时地彬彬有礼，我在寻思，他是否在打趣我。

“这可以为一本回忆形式的小说提供素材，书名权且称作《贾维斯在巴黎》。”

“那这是您的第几本《贾维斯》呢？”

“第九本。”

“我不知道我的日本同胞对它是否和对前几本《贾维斯》一样地感兴趣，但您应该写出来。就我个人而言，我总是喜欢自传体小说。”

“书描绘的将是一位艺术家的自画像，”我尽力保持严肃地说。

“很有意思，吉斯先生。”

“如果写的话，当然是用法文写啰。”

“好，请相信，我将是您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他像个日本武士似的生硬地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手表。

“都午夜了……我得告辞了……我还得为我们出版社修改一份报告……而且我得乘明晨 7 时的飞机回东京……”

我俩穿过已空无一人的餐厅，脚踩在柔软的机织割绒地毯上。

“我送送您，”田附横对我说。

电梯每层都停，两扇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模一样的楼层和无尽的楼道。这时，田附横总要摁一下到一楼的那个按钮，也许是害怕电梯会没完没了地忽上忽下吧。可他白摁按扭了，电梯总要停几分钟，等人上，可总未见有人上来。而每次停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总是那条深深的无人过道，和它那桔黄色机制割绒地毯、光滑的钢皮墙壁以及一扇扇黑漆房门……

楼下大厅长椅上，坐着两拨儿旅游者：二十来个四十来岁的德国女人和人数相同，身着深色西服的日本男人。他们

互相凝眸审视，每个人脖子上都像狗链似的套了个硬纸牌牌，写有两个红色字母：R·M。

“您知道R·M是什么意思吗？”田附横问我。“这叫‘异国幽会’……是个旅游组织，负责安排一些旅游者在7月里，到巴黎的这家旅馆里来相会……男女的人数总是一样多……”

他挽住我的胳膊。

“每天晚上，都有两拨儿旅游团来巴黎，来到大厅里……男人和女人……他们先是互相审视……然后，坚冰渐渐打破……他们就结成一对一对的……您看……他们整晚都在这儿互相找对儿。我在酒吧间曾见过一些非常有趣的场面……这是一种新颖别致的旅游方式，您说对不？”

有一个日本人正在离开自己的伙伴们，彬彬有礼地向德国女人的那个旅游团走去，仿佛他受命担任全团的特命全权大使似的。这时，德国团中也有一个女人向他迎了上来。

“您看见了吧？仪式开始了……每个男人都拿着他未来的女伴照片……反之亦然……他们马上就要搅和在一起了，然后，根据各自手中的照片，想法对号入座……至少在7月里，在巴黎总是要来点儿新鲜玩意儿，是吧？”

他挽紧我的胳膊，向旅馆出口走去。

“您打算在这儿呆上几天？”他问我说。

“我也不知道……天太热，而且我仿佛也是普通旅游者之一……”

我突然害怕孤单，可又不敢请他陪我再喝上最后一杯。

“如果这次重游巴黎能赋予您灵感，那就好极了……我对您想写点回忆性作品的主意十分赞赏……”

“我来试试看，”我平平淡淡地回答他说。

旅馆门口，更加闷热难耐。我宁可再在有空调的房子里呆上一会儿。我热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讨厌的是，”我对他说，“我在这儿不再有一个熟人了。”

“我理解您的心境……我也一样，自打妻子离我而去，我就觉得巴黎已不是我所生活过的那同一座城市了……”

旅馆门前停着一溜排出租车。一想到独自一人钻进其中的一辆车里，回到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的旅馆房间去，犹如暑热一样使我感到憋闷压抑。

“您也许最好明晨乘飞机……和我一样……探访旧地是很傻的……譬如我吧，我总是避开我妻子曾经开过一家美容厅的马杜兰街……”

他拉开一辆出租车的车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把我推进车里。我顺势坐在后座上。

“我很高兴能亲自把合同交到您手里……但您还是尽快离开巴黎为好……我真的认为滞留在这儿有百害而无一利……写一本新的《贾维斯》吧……我相信您，吉斯先生……”

他把车门关上。出租车遇红灯停下，我隔着车窗注视田附横。他笔直地立在人行道边，一只手插在上装口袋里，面色木然。二十年后，在一个酷热的夏夜里，我重又独自一人呆在巴黎，目光不离一个身穿灰色西服的日本人，这是多么怪诞的事啊。

旅馆接待处，服务员微笑着，把房门钥匙递给我。

“晚上过得愉快吧，先生？”[①]

“您可以同我说法语。”

他好像怔了一会儿，但笑容很快又回到脸上。他也许把我当成一个比利时人或瑞士人。

“您一个人在巴黎？”

“是的。”

“这样的话……也许您会有兴趣……”

他递给我一张红色卡片，比名片略大一些。

“如果您对巴黎夜生活感兴趣的话……”

[①] 此处为英语。

他冲我诡谲地笑着，随手将卡片塞进我上装的一只口袋里。

“您只需要拨个电话，先生……”

在电梯里，我从口袋里掏出红色卡片，上面用黑体字印着：

海沃德

豪华轿车出租公司——高级包租汽车，备有司机

旅游专线

巴黎夜景

罗丹大街2号（第14区），电话，特罗卡代罗局，46—26

说起来真奇怪，海沃德这个名字没有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我打开两扇窗扉，决定给妻子挂个电话。还没到凌晨1点，而妻子素来睡得很晚。接电话的是布里斯托。

“夫人还没回来。她同几个朋友一起看戏去了。”

“我没吵醒您吧？”

“没有，先生。我正跟迈诺特小姐下棋哩。要不要让迈诺特小姐接电话，让她告诉您孩子们的情况？”

“我想孩子们已经睡了。”

“他们睡了，先生，他们看电视一直到9点半，迈诺特小姐和我不忍心……演的是沃尔特·迪斯尼的片子，先生。要不要我转告夫人让她回来就给您打电话？”

“不用了。我明天再给她打。但愿伦敦没巴黎这么热……”

“这儿天气还可以。”

“那就好。”

“我星期三上午去希思罗机场接您吧？”

“不，我还要在巴黎多呆几天。”

“好的，先生。”

“祝您赢棋，布里斯托。”

“谢谢，先生。”

在脱去上装前，我把口袋掏空。护照、零钱、记事本……我打开田附横给的支票。我觉得八千英镑几个字，以及浅蓝色纸上的粉红色哥特字体，就像布里斯托电话里的声音一样的飘渺失真。然而，二十年来，自从离开巴黎，从未想到过再回来，一切都在我的生活中变得那么地紧密相连，那么地实实在在，那么地光灿明亮……不再有任何的阴暗角落，不再有流沙陷阱……在我一到伦敦便在哈默史密斯的一间阴暗简陋的房间里着手写的《贾维斯》系列小说，使我今天年届三十九岁时，如田附横所说，成了“一位新伊恩·弗莱明”。我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幸福美满：我的妻子窈窕妩媚，以致出版社硬以她的玉照作为我第一部《贾维斯》的封面，而且，多亏了她的这张迷人的照片，这本书大获成功……我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爱看电视。在伦敦拉特兰门的浓荫掩映之中，我还有一幢房子；在克洛斯特还有一幢瑞士山区木屋式别墅；此外，去年我还了却了我的夙愿：买回了摩纳哥的那幢别墅，那原本是奥克齐男爵夫人的产业，我在哈默史密斯穷困潦倒时，反复阅读男爵夫人的著作，以便熟悉英文，并从她的《红色的海绿》奇遇中汲取写作我的《贾维斯》系列的激情和意志，我还从可以说是从我的文学保护人，亲爱的男爵夫人手中承继下来蒙特卡洛拉柯斯塔大街 9 号的那套房屋……

我躺在床上。天气太热，我尽量一动不动。我把手伸向床头柜，去够我的旧练习本，把它放在枕头边。我并不真想看。那是一本绿皮本，周边破损不堪，左角缺了一块，上方写着“清泉”二字，是一本小学生用的练习本，是我在瓦格兰大街的一家文具店买的，里面记着一些地址、电话号码、一些约会，是除了过期的法国护照以及因现在已戒烟而无用的皮烟盒而外，我过去在巴黎生活所留下的唯一纪念品。

我本可以把它一页一页地撕碎，但已没有必要劳这个

神：所记的电话号码早就无人应答。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滞留巴黎，呆在旅馆房间的床上，用衬衣袖口去擦从下巴流到脖子的汗呢？只需搭上明晨头班飞机，就可回到拉特兰门纳凉了……

我把床头灯关掉。窗户开着，在卡斯蒂格利奥纳街的蓝色磷光闪烁之中，房间里的所有物件都清晰可辨：带镜衣橱、丝绒扶手椅、圆桌、壁灯。一条栅栏形的反光映在天花板上。

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在一点儿一点儿地从我隐藏了二十年的那个英国作家的硬壳中蜕化出来。不要动。等待着穿越时间的过程的完成，宛如跳伞一般。重新踏进二十年前的那个巴黎。参观它的废墟，尽力找到一点自己的踪迹。尽力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在倾听街上传上来的车门开关声、人的欢声笑语、拱廊下的脚步声。练习本清晰地放在我的枕头边，我过一会儿再去翻开。一连串幽灵。是的，谁知道呢？也许有几个幽灵仍在光顾这座酷热的城市。

床头柜上放着服务员给我的红色卡片。上面的黑体名字——海沃德——使我想起点什么。对了，海沃德……

练习本封皮和第一页之间夹着一封信，一折为四，是十年前，罗克洛瓦通过出版社转交给我的。自那以后，我一直没再看过：

亲爱的朋友：

您大概记得，我是一个十分爱看法国、英国、美国侦探小说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因为其封面有一位妩媚女人而买了一本小说，书名是《爱我的贾维斯》。当我看到封底的作者安布罗斯·吉斯的照片时，我是多么地惊奇啊……我祝贺您。您真不够意思。我本想得到您亲笔签名的样书，但我明白，您不想与我在巴黎认识的、是个诚实的小伙子的那个人再有任何瓜葛……请您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